

十九世紀末法國日本藝術收藏史初探——以 Théodore Duret 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張育晴

摘要

Théodore Duret (1838-1927) 為法國記者、作家、藝術評論家，同時也是 Gustave Courbet (1819-1877)、Édouard Manet (1832-1883) 等印象派畫家的第一批倡導者之一。1871 年 10 月 Théodore Duret 與其同伴 Henri Cernuschi (1821-1896) 前往亞洲進行展開為期一年左右的旅程，遊歷地區包括日本、中國、爪哇、印尼、印度等地，期間蒐集了許多藝術品，帶回九百多件板條箱。

旅途中，Duret 專注於搜尋在 1867 年萬國博覽會上所看到的日本圖冊與印刷品，並試圖從日本本土蒐集到真正的「日本藝術」。回國後，Duret 仍持續致力於印象派畫家與日本浮世繪作品間關係的研究，對印象派繪畫中「日本風格」的建立有一定的關連與影響力。Duret 所蒐集的大量圖冊中，現有一部分可見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關鍵字

Théodore Duret、日本藝術收藏、亞洲之旅、浮世繪

前言

日本傳統印刷書籍在歐美大量出現的時間，約始於 1854 年日本開國前，在此之前雖有部分日本工藝品與印刷品被帶往西方，但它們被認定為藝術品的時間約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而日本藝術逐漸被世界所看見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發生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荷蘭人首先開始收藏日本圖冊。1542 年，一艘中國帆船載著兩個荷蘭人於日本南端鹿兒島上岸。1549 年，西班牙人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神父也來到了鹿兒島，並在日本廣設教堂、佈道與傳教。¹ 1543 年到 1639 年，將近百年的時間，只有荷蘭人被准許留在長崎港的「出島」進行貿易。這個階段藝術交流的過程中，西方人帶來了油畫和銅版畫，並帶回日本圖冊。

第二個階段，則是發生在十九世紀。十九世紀初，留在日本的荷蘭人開始收藏日本插圖書籍。其中活躍的收藏家包括 Jan Cock Blomhoff (1779-1853)、Johan de Sturler (1773-1855)、Johan van Overmeer Fisscher (1800-1848) 等。其中最著名的收藏家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於日本收藏的 1088 件藏品，在 1868 年至 1859 年間捐贈給大英博物館。² 1854 年美國艦隊司令 Commodore Perry (1794-1858) 率艦扣關日本，一年後，日本相繼與俄國、英國、美國、法國簽訂通商協定，日本自 1633 年以來的「海禁」政策正式結束。此階段西方人對日本藝術的了解，是從旅遊與博覽會中揭開序幕。1867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展示了大量日本的藝術品，再加上藏家們從日本的書籍和圖冊中，發現了日本的藝術和設計，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這段時間，歐洲掀起了一股「日本熱」(Japonisme)，其中 Théodore Duret (1838-1927) 與其同伴 Henri Cernuschi (1821-1896) 在 1871 年踏上亞洲之旅，並帶回大量亞洲的青銅器、日本的圖冊與印刷品，Théodore Duret 回國後出版的書籍《亞洲之旅》(*voyage en Asie*)，在當時掀起了一陣轟動，一直到今日皆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之後許多日本藝術相關書籍陸續在歐洲出版，例如：1883 年，Louis Gonse (1846-1921) 的《日本美術》(*l'Art Japonais*)。另外，1920 年代公開拍賣會上所提供的收藏品，受到許多當代與後世收藏家的讚賞。在此時期，主要藏品的拍賣會中經常引用 Théodore Duret 在 1900 年所編的藏品目錄³ 作為參考。林忠正 (1853-1906)、Émile Javal (1839-1907)、Charles Gillot (1853-1903)、

¹ 高木森著，尹彤雲譯，《東西藝術比較》(台北市：東大出版社，2012)，頁 183。

² 整理自 Forrer, Matthi, "The Discovery of Japanese Illustrated Boo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eer|SACKLER. <<https://pulverer.si.edu/node/172>> (2018/6/10 瀏覽)

³ Duret, Théodore, *Livres et albums illustrés du Japon*, Paris: E. Leroux, 1900.

Louis Gonse 等人皆為二戰前巴黎日本圖冊的主要收藏家。⁴

第三個收藏階段，則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持續到現在，藏家與藏品多元且廣泛。以下文章將會重點放在第二階段，尤其著重於十九世紀末歐洲搭配著旅遊而起的收藏熱，並探討 Théodore Duret 個人收藏品味在「日本熱」潮流下的建立，與出國回來後持續將「日本熱」推上高峰的過程。透過觀看其歸國後出版的相關書籍文章，與其捐贈予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圖冊，以期對當時的日本藝術收藏品味與其眼中「真實的」日本藝術有更多的了解。

一、Théodore Duret 個人收藏品味的建構

Théodore Duret (以下以 Duret 稱之)，1838 年 1 月 20 日生於法國桑特，1927 年 1 月 16 日逝世於巴黎。他是乾邑白蘭地經銷商的繼承人，也是一位法國記者、作家、收藏家、東方藝術家和藝評家。⁵ Duret 與印象派畫家們交好，為 Gustave Courbet (1819-1877)、Édouard Manet (1832-1883) 等印象派畫家的第一批倡導者之一。1867 年，他出版第一部藝術相關著作《法國藝術家》。1885 年出版的《前衛藝術批評》則是他作為藝評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為了支持印象派運動而寫的書籍。印象派畫家繪畫中日本風格的展現，是 Duret 決定踏上亞洲之旅的動力之一。此章節會將 Duret 的日本品味建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討論，分是出國前、出國中與歸國之後。

(一) 出國前——法國本土養成

在日本向世界開放的第一個階段中，一些有眼光的荷蘭與葡萄牙收藏家，便已將日本的版畫與印刷品帶回歐洲。早在十九世紀初，Duret 前往亞洲之旅之前，巴黎民眾便可以接觸到一些日本浮世繪。⁶ 1851 年，日本藝術品首次在「1851 年倫敦藝術大展」中展出。1862 年，日本浮世繪於英國「倫敦國際展覽中心」展出。同年，在倫敦第二屆萬國博覽會上，亦展出了英國駐日使節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 所蒐集的日本的漆器、陶器、金屬製品等美術工藝品。⁷ Duret 對亞洲藝術的興趣，也在此時逐漸發展。他在這年當地的獨立報 (*L'Indépendant de la Charente-Inférieure*) 上，發表了關於倫敦世界博覽會的相關的文章。並在同一年，結識了 Gustave Courbet。三年後，Duret 又在

⁴ 同上。(2018/6/10 瀏覽)

⁵ Nessler, Marie-Chantal, Royer, Françoise, *Théodore Duret : Entre négoce de cognac et critique d'art*(Saintes : Le Croît Vif 2010), p.280.

⁶ 高木森著，尹彤雲譯，《東西藝術比較》，頁 192。

⁷ 吉田光邦，《萬國博覽會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頁 21。

西班牙的餐廳偶然認識了 Édouard Manet，畫家於 1868 年為 Duret 製作了一幅全身肖像【圖 1】，兼具藝評人與記者身分的 Duret 與印象派畫家的關係一直十分密切。

1867 年，日本江戶幕府第一次正式參加巴黎萬國博覽會。在這次的展覽中，展出了包括浮世繪版畫在內的 1356 箱藝術品，並於會後全部銷售一空，其中又以葛飾北齋（1760-1849）的版畫最引人注目。許多歐洲著名印象派藝術家，均曾在各自的作品中向葛飾北齋的藝術風格致敬。會後日本政府又向當代藝術家追加訂購了百餘幅浮世繪，這些畫家包括：歌川國貞（1786-1865）、歌川貞秀（1807-1873）、歌川芳虎（生卒年不詳）、月岡芳年（1839-1892）等人，⁸ 這些作品一樣於短時間內全數銷出。此次的展覽除了宣傳日本的傳統文化外，也成為浮世繪在歐洲掀起熱潮的開端。另外，藝評家 Philippe Burty（1830-1890）在當時同樣推崇北齋的作品，並也借了一些日本圖冊給 Duret，對其日本收藏品味的建立有一定的影響與啟發。⁹

（二）出國中—尋找「真正的」日本藝術

1869 年，Duret 曾以共和黨候選人身分，參加桑特選區的議會選舉。1870 年，拿破崙三世（1808-1873）戰敗退位，Duret 被任命為巴黎第九區的副市長。1871 年，無政府主義的巴黎公社成立，拒絕接受法國當局的管理，Duret 與流亡巴黎的米蘭共和國國民代表 Henri Cernuschi（以下稱之 Cernuschi）一同參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動，同年 5 月 28 日，法國公社革命失敗，法國國內一片混亂，Duret 的友人 Custave Chaudey（1817-1871）也不幸在其間喪命，因此 Duret 與 Cernuschi 決定暫時離開法國，並踏上了亞洲之旅。¹⁰ 1871 年 10 月 25 日，Duret 與其同伴 Cernuschi 前往亞洲展開為期一年左右的旅程，他們根據歌川廣重所繪製的《東海道五十三站》【圖 2】的旅遊路線旅行。

在旅行途中，Cernuschi 致力於蒐集青銅器，Duret 專注於尋找他在 1867 年萬國博覽會上看到的一些圖冊，尤其專注於印刷品與插圖冊，致力於發現「真正的」日本藝術，試圖找出還未受到西方影響前日本最原始的藝術風格，並試圖根據單一畫作、歌曲等提煉出其基本的民族性質。同時也將所見所聞寫成日記，並於歸國後出版《亞洲之旅》（*Voyage en Asie*）。書中按時序分類，共

⁸ CHIFMAN, Sandrine, “Giverny |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rints of Claude Monet,” 摘錄自“the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rints of C. Monet,” Giverny Village: <<https://www.giverny.fr/en/information/cultural-information/giverny-collection-of-japanese-prints-of-claude-monet/>> (2018/6/10 瀏覽)

⁹ Forrer, Matthi. “The Discovery of Japanese Illustrated Boo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eer|SACKLER. <<https://pulverer.si.edu/node/172>> (2018/6/10 瀏覽)

¹⁰ 整理自 Ting, Cha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Oxford Art Journal* 25, no. 1 (2002), p.21.

分為日本、中國—蒙古、爪哇、印尼、印度五個章節，在日本章節中有不少與建築、青銅器有關的記載。關於建築的紀錄，Duret 提到京都的廟宇以其規模與數量聞名，由木頭所建造的西本願寺為日本最大佛寺。¹¹ 在日本，宗教建築不只用於祈禱，他們建造的位置多為優美之處，使參訪時能心曠神怡。¹² 在中國的章節中寫道，他們在北京無法像在日本東京那樣，做一次性上百件成批的青銅器交易，¹³ 他們必須學會與中國商人討價還價，並發現在日本蒐集到的許多青銅器與中國相似，最後甚至發現當初在日本購買的青銅器實為中國所生產，說明了中日兩國貿易上頻繁的往來。1872 年 2 月，旅途結束後，兩人一共帶回九百多件板條箱回到歐洲。¹⁴ 兩人這次的旅行，也引起許多歐美人士的效法與關注。

（三）歸國後—帶回許多高彩度浮世繪

1873 年兩人自東方歸來後，Cernuschi 曾於工業宮（Palais de L'industrie）舉辦了歐洲首次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展覽，並獲得熱烈回響，對歐洲之後收藏的風向傳向「中國主義」有所貢獻。而 Duret 回國後，仍致力於印象派畫家與日本浮世繪作品的關係研究，且成就不菲。同年，亦透過 Camille Pissarro，認識了 Claude Monet，並為畫家帶來了一些關於日本文化的個人視角和新的觀點。¹⁵ 由於 Duret 在前往日本前，並不知道任何日本的藝術家名字的拼音或是任何書名，因此當他試圖向書商解釋他所要尋找的東西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尤其是那些沒有展示窗，且將書籍放置於倉庫中的商店。¹⁶ 一直到 Duret 歸國後遇見了 William Anderson 博士¹⁷（1842-1900），並於此後七年中持續拜訪與學習，Duret 才開始對日本藝術史有更深入的理解。過了將近十年後，Duret 於 1882 年，在《美術雜誌》（*Gazette des Beaux-Arts*）上發表了〈日本藝術：繪本、印刷書籍：北齋〉（*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 Hokousai. l'art*）。一年後，《美術雜誌》的總編輯 Louis Gonse 參照了此篇文章，出版了《日本美術》（*L'Art japonais*），為第一本綜合討論日本藝術的專書。

¹¹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4, p.51.

¹²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p.53.

¹³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p.121.

¹⁴ Ting, Cha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Oxford Art Journal* 25, no. 1 (2002): 20.

¹⁵ CHIFMAN, Sandrine. "Giverny |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rints of Claude Monet," 摘錄自 "the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rints of C. Monet," Giverny Village:

<<https://www.giverny.fr/en/information/cultural-information/giverny-collection-of-japanese-prints-of-claude-monet/>> (2018/6/10 瀏覽)

¹⁶ Duret, Théodore, *Livres et albums illustrés du Japon*, Paris: E. Leroux, 1900. p. 3.

¹⁷ Forrer, Matthi, "The Discovery of Japanese Illustrated Boo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eer|SACKLER. <<https://pulverer.si.edu/node/172>> (2018/6/10 瀏覽)

期間 Duret 仍持續收購日本浮世繪。例如 1883 年，便收購二十冊菱川師宣的作品。1894 年，Duret 為了整頓家中干邑白蘭地事業的財務狀況，編輯了大量個人收藏品的銷售目錄。1899 年，則是將他部份的印刷品和日本圖冊收藏捐贈給國家圖書館，其中包含了將近六百本不同的書籍。¹⁸ 以下將試圖透過 Duret 回國後第一篇日本藝術相關專文：〈日本藝術：繪本、印刷書籍：北齋〉以期對 Duret 眼中的日本藝術有初步的理解。

二、Duret 眼中的日本藝術

在文章的一開始，Duret 便對日本藝術的根源進行了探討，認為日本繪畫一開始皆源自中國，中國文明早在日本開始之前被帶上巔峰。¹⁹ 在藝術方面，中國與日本間的相互關係，猶如希臘曾經是羅馬藝術的源頭那般。在日本的收藏家和商人間，中國的青銅器、繪畫、瓷器等，皆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來自中國的書籍在日本十分普遍，以前的日本畫家只是一味地搬照中國的傳說或歷史事件入畫。日本對於中國藝術的模仿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下半葉。²⁰ Duret 認為此一階段的日本藝術既無趣也沒有價值。

就書籍而言，印刷藝術長期以來一直是日本的藝術中相當「原始」的部分，特別是對於插圖書籍，通常雕刻師必須於繪圖者身旁製作圖版，以確保成品的精確。十八世紀上半葉，可以說是木刻和印刷全面發展的階段，日本藝術家設法以逼真和活力再現當代繪畫的特點。當時圖書中的插圖幾乎全部用黑色印刷，任何墨水均為深黑色。這個時期的日本藝術家喜愛使用大筆觸繪畫，因此木刻中常見具有強烈特徵性的大面積黑色表面。同時他們也掌握了如何將筆觸表現於木刻上的技法，因此圖冊上的圖樣就如同藝術家直接手繪於頁面上一樣自然。²¹ 而通過許多當時的木刻複製的收藏品，使我們得以認識中國與日本的老大師的繪畫。包括皆為六卷的：1751 年《和漢名畫苑》、《畫本手鑑》與 1754 年的《畫史會要》。在《畫史會要》中，有一頁摘自日本十七世紀古老畫派的作品【圖 3】。畫面上可見一輪以簡單輪廓勾勒出的滿月，與四隻在樹枝上睡覺的鳥兒。為了表現在月光下的剪影，畫面中的鳥兒全部以黑色墨水印製，Duret 認為這件作品在這系列主題中，雖可能是源自於中國的花鳥畫傳統，但在處理畫面的手法具有獨創性，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²²

¹⁸ Marquet, Christophe, "Le Japon de 1871 vu par Henri Cernuschi et Théodore Duret," *Ebisu* 19, no. 1 (1998): 56.

¹⁹ Duret, Théodore, "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Hokousai,"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82): 3.

²⁰ 同上，整理自 p.4。

²¹ Duret, Théodore, "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 Hokousai,"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82): 3.

²² 同上，整理自 p.6。

接者，Duret 又提及了另一種類型的圖冊。他發現在與日常生活和歷史相關主題的圖冊中，這系列的圖冊向我們展示了日本人的社會地位和手工藝。在西川祐信（1671-1750）所繪製的《繪本和比事》【圖 4】中，人物的服飾、室內的佈置和細節都是從日本現實生活中借鑑而來。一些繪本中也出現了類似百科全書的形式，包括如何繪製畫鳥、山石、樹木、景觀等，雖然在這部分仍可見到中國的影響，書中介紹的許多甚至是中國式的圖樣，但整體上來說，此階段受中國的影響較上一個階段來得少。一直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藝術家終於發展出「真正的」日本國民藝術。雖無法標記日本藝術起飛的確切時刻，但新風格確實正從舊派藝術中湧現。Duret 認為，日本新藝術突破的方向，主要是從顏色的改變或是上色方式著手。此一新奇的繪畫方式，首先是在紙上以黑色線條印刷出物件的細節與輪廓，接著在線條所限定黑色間隔中施加彩色。²³ Duret 認為這在中國繪畫史上並不常見，他唯一知道的兩件作品，便是在他自己的收藏中。

關於這類有突破性色彩被運用的例子，最早大約是在 1765 年到 1780 年之間。1774 年的 *Toyo-Fouza* 是 Duret 所知道的第一本書。畫面中的陰影以的黑色印刷線條的粗細來呈現。1775 年，勝川春章《錦百人一首》【圖 5】為彩色印刷的傑作，圖冊中人物的繪製十分優雅，色彩幾乎是以紅色調組成。之後以紅色為主要色彩的印刷品開始盛行。大約從 1800 年開始，喜多川歌麿（1753-1806）也被視為是 18 世紀後期彩色印刷的偉大藝術家。之後紅色調不再獨占鰲頭，作品中出現了更多不同顏色。從此時開始，日本的繪畫可以說是真正擺脫對中國的依賴，走出一條自己獨創的風格。²⁴

接著，Duret 認為葛飾北齋為日本此階段繪畫史中的重要人物，因此渴望能夠認識他本人，但他發現相關文件很少，且很難期待日本方面提供更進一步的訊息，因為與葛飾北齋同時代的人對他並無太大的關注。因此 Duret 轉向求助於前一章節所及過的 William Anderson 與 Frederick Dickins（1838-1915）。²⁵ Duret 對葛飾北齋大部分的認識是源於這兩個人。Frederick Dickins 是 Duret 在 1871 年從舊金山到橫濱途中的旅伴，他在日本居住多年，是位精通許多語言的學者。Duret 在與他談話之中，獲得一些對於日本的訊息。²⁶ Frederick Dickins 給了他們《富嶽百景》【圖 6】與北齋的個人簡歷，並附加了日本學者對於繪圖卷首中幾個前言的翻譯。William Anderson 則是一位外科醫生，曾於日本東京擔任帝國海軍醫學院的教授多年。他是位充滿熱情的收藏家，創建了一個插圖書籍庫和一系列包含所有中國和日本繪畫流派典型的掛軸。這些藏品之後捐贈

²³ 同上，整理自 p.9。

²⁴ 同上，整理自 p.10。

²⁵ Duret, Théodore, "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Hokousai,"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82): 10.

²⁶ 同上，整理自 p.11。

給了大英博物館。William Anderson 十分親切的告訴 Duret 有關葛飾北齋繪畫的細節。Duret 對於葛飾北齋的了解，除了親自壯遊的經驗外，William Anderson 與 Frederick Dickins 的影響功不可沒。本文對於 Duret 文章中關於葛飾北齋的描寫在這裡不加以贅述，以下著重於探討 Duret 捐贈予法國國家圖書館中部分圖冊的種類，以第一手資料觀看 Duret 對於日本藝術品的收藏品味。

三、Duret 蒐藏的日本圖冊種類

Duret 於日本所收藏的浮世繪，許多已捐贈給法國國家圖書館。他之所以能更從日本蒐集到如此多的浮世繪，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浮世繪在日本本土的衰落。1867 年參加萬國博覽會時，日本國內的動亂已讓政府不堪其擾。因此此次博覽會一個重要的目的，其實是籌措國內戰爭的資金。但資金還沒籌措完畢，同年年末江戶幕府垮台，德川慶喜大政奉還於明治天皇。此後，政府不斷倡導西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價值觀轉換過程中，身為日本傳統文化之一的浮世繪自然也遭人賤賣與丟棄。在這種情況下前往日本旅遊的 Duret 與其他西方人，自然能大量收購浮世繪，並將其帶回歐洲。²⁷ 以下筆者試圖將法國國家圖書館中，Duret 所捐贈的部分圖冊分為生物圖鑑、風俗考察、綜合畫譜、三大類進行探討，見【附錄】²⁸。

在第一類生物圖鑑的繪本中，可見以紀實寫實手法呈現的花鳥草蟲圖冊。物種方面，不見得原生於日本，但應為當地常見物種。如馬五郎《來禽圖繪》【圖 7】中，可以見到許多對外國鳥類的描述，全冊色彩妍麗，以寫生圖冊樣式繪製而成，每種鳥類旁邊皆有標註其名稱，內文中亦有搭配詳細的解說。1789 年喜多川歌磨的《潮間帶》圖冊【圖 8】，首頁描繪日本當地人於海邊遊玩的景象，畫面中的人物隨著空間的推移而有大小變化，之後冊頁則是詳盡地描繪各類沙洲上所見生物，全冊用色清雅，同時也十分具有寫實性，畫中的詞句隨著水波上下浮動，獨具韻律感。喜多川歌磨另外一冊《昆蟲選集》【圖 9】中的昆蟲同樣描繪精細，且每種昆蟲旁皆會搭配一種花卉。

第二類風俗考察類繪本的內容廣泛，除了民族節慶習慣外，亦包括役者繪、美人繪等。鳥居清長（1752-1815）的《新年的三個早晨》【圖 10】整體是以紅色調為主，內容可見男子射箭、女子精心梳妝打扮等場景，畫面中空間與人物間配合得十分緊密，其中一個有趣的畫面為「鳥居清長画」【圖 11】的字樣出現於賣畫的場景。在菱川師宣《日本的風俗習慣》【圖 12】中可見畫家使用日本傳統繪畫中「吹拔屋台」的手法呈現空間，在其《扇繪》【圖 13】中，亦可

²⁷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p.21.

²⁸ 【附錄】中圖冊名稱為筆者參考法文原文與日文漢字暫譯。

見同樣的空間表現手法與日本傳統繪畫中的題材。役者繪描繪的為歌舞伎演員，類似今日電影演員劇照，如勝川春章（1726-1792）《三個劇院的演員》【圖 14】，畫面中人物的臉上可見彩繪，人物的配置則多是呈現設計過的對稱效果，推測與舞台上的特殊妝容、空間設計有關。而北尾重政（1739-1820）的《繪本米家種》【圖 15】則主要是描寫江戶時期劇院內外繁華景象，此冊較不同於其他繪本之處，在於其使用空間透視法，因此觀者仿若是身處劇院中的一角，與當時代的人一同觀戲。美人繪的部分，則以鈴木春信（1724-1770）的《青樓美人合》【圖 16】為代表，冊中描繪了吉原 166 個名妓，女子姿態多為削肩清瘦秀氣，雖然大多面無表情，但各個姿態優雅，背景僅以簡單的俳句，帶出充滿詩意的意境。

第三類綜合畫譜，此類繪本算是以上兩類的集大成。對於鳥獸、花卉、草蟲的描寫，雖不如生物圖鑑類寫實，但種類卻更為繁複。在人物的選擇與呈現上，除了包含了第二類紀錄風俗民情的內容外，亦加入了一些自身的想像與中國的傳統，而此種類圖冊以北尾政美（1764-1824）為代表。在其《鳥獸略畫式》【圖 17】中，物件皆以簡筆勾勒，畫題除了鳥獸外，亦包括昆蟲、魚類。《諸職畫鑑》【圖 18】中，除了一開始記錄許多日本當地職業外，冊中亦可見中國神鬼與歷代歷史人物，例如：鍾馗、呂洞賓、張飛、關羽、王羲之（303-361）、李白（701-762）等。《略畫式》【圖 19】中開篇即試圖以精確的計算方式描繪人體型態，之後冊頁中的人物充滿充滿動態感的人物，與日本人的生活百態。北尾政美所繪製的此類繪本多以簡筆形式呈現，題材多元，為具畫譜型態的圖冊。

結語

日本藝術被西方接受的進程，以十九世紀後半最為明顯。在 Duret、Cernuschi 等東方旅遊學者的推動下，東西交流越發頻繁。Duret 對於日本藝術的收藏品味建構，始於出國前歐洲的「日本熱」與博覽會的薰陶，1873 年由於政治因素，與 Cernuschi 踏上亞洲進行實地考察，並於此次旅遊日記書《亞洲之旅》中提到：「日本人非常有品味，他們製造出來的東西沒有一項是醜陋的」²⁹，可見他對日本藝術極為推崇。歸國後在〈日本藝術：繪本、印刷書籍：北齋〉中更進一步提到：「葛飾北齋為日本最偉大的藝術家」。³⁰ 此後 Duret 的收藏品味已大致確立，那就是專注於以北齋為中心的浮世繪。

²⁹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p.18.

³⁰ Duret, Théodore. "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 Hokousai,"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82): 10.

Duret 對於浮世繪版畫的收藏十分多元，除了以百科全書的方式蒐集當地生物圖鑑外，對於民俗考察圖冊亦投入許多的關注，綜合式畫譜的蒐集，則是更全面性地網羅日本繪畫中的題材與文化傳統。浮世繪從日本民間興起，雖在日本國內一度不受重視，卻又從十九世紀後半歐洲博覽會中絕處逢生，並透過 Duret 等旅行家進入了歐美的蒐藏體系之中。自 1890 年法國美術學院為浮世繪舉辦了一次展覽，浮世繪甚至進入了歐洲的學院殿堂。³¹ Duret 可以說是歐洲浮世繪蒐藏專家與代表之一，透過他捐贈給國家圖書館的藏品，可以大致看出部分當時西方人對於日本藝術的蒐藏品味。也就是說，西方人對於浮世繪的喜愛，Duret 並非特例，而是當時普遍的一種流行。到底為何這種風氣會興起？這系列作品又是如何影響印象派前期畫家等問題，都有待日後更深入的探討。

³¹ 高木森著，尹彤雲譯，《東西藝術比較》，台北市：東大出版社（2012），頁 195。

參考資料

中文書籍

高木森著，尹彤雲譯，《東西藝術比較》，台北市：東大出版社（2012）。

日文書籍

吉田光邦，《萬國博覽會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

西文書籍

1. Duret, Théodore, *Livres et albums illustrés du Japon*, Paris: E. Leroux, 1900.
2. Duret, Théodore,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1874.
3. Nessler, Marie-Chantal, Royer, Françoise, *Théodore Duret : Entre négoce de cognac et critique d'art*, Saintes : Le Croît Vif, 2010.

中文期刊

王坤，〈從“日本風”到“中國熱”〉，《讀書》，第八期（2016），頁 43-51。

西文期刊

1. Ting, Cha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Oxford Art Journal* 25, no. 1 (2002): 17–34.
2. Duret, Théodore, “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 Hokousai,”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82).
3. Marquet, Christophe, “Le Japon de 1871 vu par Henri Cernuschi et Théodore Duret,” *Ebisu* 19, no. 1 (1998): 45-78.

網路資料

1. Forrer, Matthi, “The Discovery of Japanese Illustrated Boo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eer|SACKLER. <<https://pulverer.si.edu/node/172>> (2018/6/10 瀏覽)
2. CHIFMAN, Sandrine, “Giverny |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rints of Claude Monet,”

摘錄自 “the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rints of C. Monet”, Giverny Village:
<<https://www.giverny.fr/en/information/cultural-information/giverny-collection-of-japanese-prints-of-claude-monet/>> (2018/6/10 瀏覽)

圖版目錄

【圖 1】Édouard Manet, Portrait of Théodore Duret, Petit Palais. 圖版來源：
<http://www.petitpalais.paris.fr/en/oeuvre/portrait-theodore-duret> (2018/6/10 瀏覽)

【圖 2】歌川廣重，《東海道五十三站》第二十五站。圖版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5%B7%E9%81%93_\(%E8%B7%AF%E5%90%8D\)#/media/File:Tokaido_Hoeido_26_Nissaka.png](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5%B7%E9%81%93_(%E8%B7%AF%E5%90%8D)#/media/File:Tokaido_Hoeido_26_Nissaka.png) (2018/6/10 瀏覽)

【圖 3】大岡春卜，《畫史會要》六雜部。圖板來源：Duret, Théodore, “L'art japonais, les livres illustrés, les albums imprimés: Hokousai,” *Gazette des beaux-arts* (1882), p.5. (2018/6/10 瀏覽)

【圖 4】西川祐信，《繪本和比事》，早稻田大學藏。圖版來源：
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bunko31/bunko31_e0454

【圖 5】勝川春章，《錦百人一首》，大英博物館藏。圖版來源：
https://ja.ukiyo-e.org/image/bm/AN00242021_001_1

【圖 6】葛飾北齋，《富嶽百景》二編「海上の不二」。圖版來源：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8/8d/The_Big_wave_from_100_views_of_the_Fuji%2C_2nd_volume.jpg (2018/6/10 瀏覽)

【圖 7】馬五郎，《來禽圖繪》。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8】喜多川歌磨，《潮間帶》。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9】喜多川歌磨，《昆蟲選集》。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0】鳥居清長，《新年的三個早晨》。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1】「鳥居清長画」，節錄自鳥居清長，《新年的三個早晨》。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2】菱川師宣，《日本的風俗習慣》。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3】菱川師宣，《扇繪》。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4】勝川春章，《三個劇院的演員》。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5】北尾重政，《繪本栄家種》。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6】鈴木春信，《青樓美人合》。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7】北尾政美，《鳥獸略畫式》。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圖 18】北尾政美，《諸職畫鑑》。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圖版來源：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Duret, Théodore 捐贈。

附錄

Duret 捐贈於法國圖書館之圖冊

<p>生物圖鑑</p>	<p>馬五郎《外國鳥》 喜多川歌磨《潮間帶》、《昆蟲集》</p>
<p>風俗考察</p>	<p>鳥居清長《新年的三個早晨》 菱川師宣《日本的風俗習慣》 菱川師宣《扇繪》 聖宮川春《三個劇院的演員》 北尾重政《繪本栄家種》 鈴木春信《青樓美人合》</p>
<p>綜合畫譜</p>	<p>北尾政美《略畫式》 北尾政美《諸職畫鑑》 北尾政美《鳥獸》</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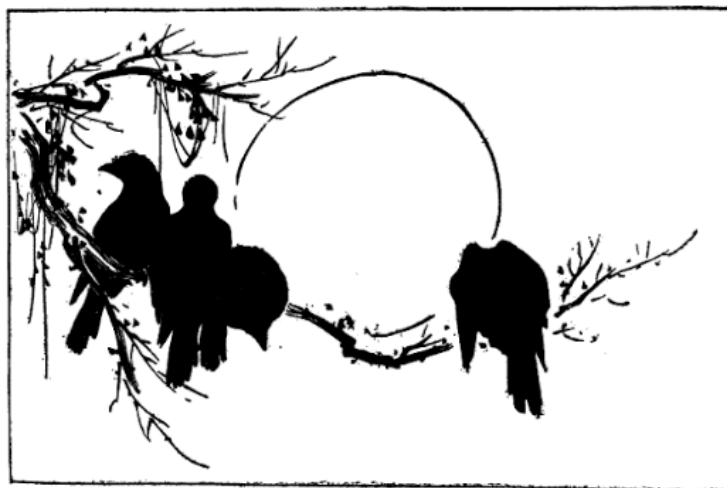
圖版



【圖 1】Édouard Manet, Portrait of Théodore Duret.



【圖 2】歌川廣重，《東海道五十三次》第二十五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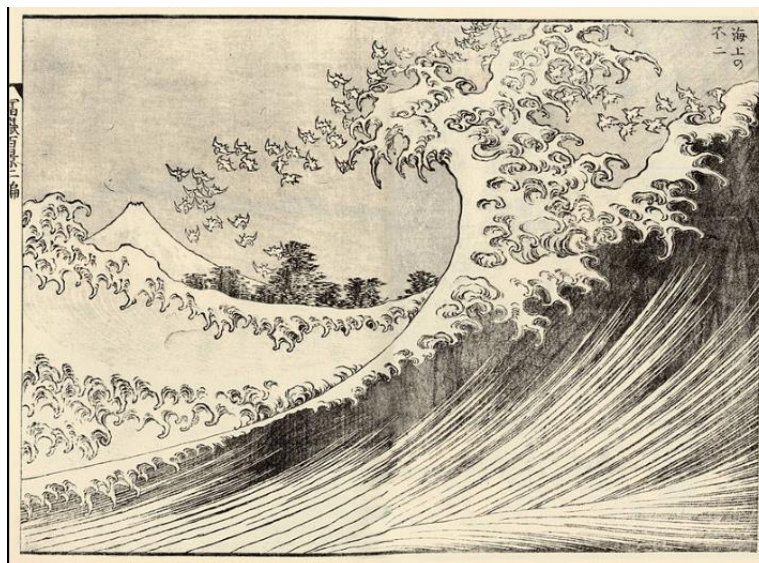
【圖3】大岡春卜，《畫史會要》六雜部。



【圖4】西川祐信，《繪本和比事》。



【圖5】勝川春章，《錦百人一首》



【圖 6】葛飾北齋，《富嶽百景》二編「海上の不二」。



【圖 7】馬五郎，《來禽圖繪》



【圖 8】喜多川歌磨，《潮間帶》。



【圖 9】喜多川歌磨，《昆蟲選集》。



【圖 10】鳥居清長，《新年的三個早晨》。



【圖 11】「鳥居清長画」，節錄自鳥居清長，《新年的三個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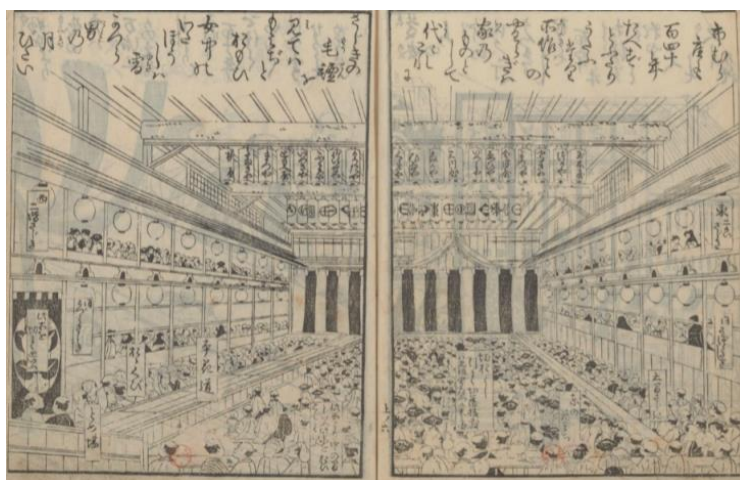
【圖 12】菱川師宣，《日本的風俗習慣》。



【圖 13】菱川師宣，《扇繪》。



【圖 14】勝川春章，《三個劇院的演員》。



【圖 15】北尾重政，《繪本米家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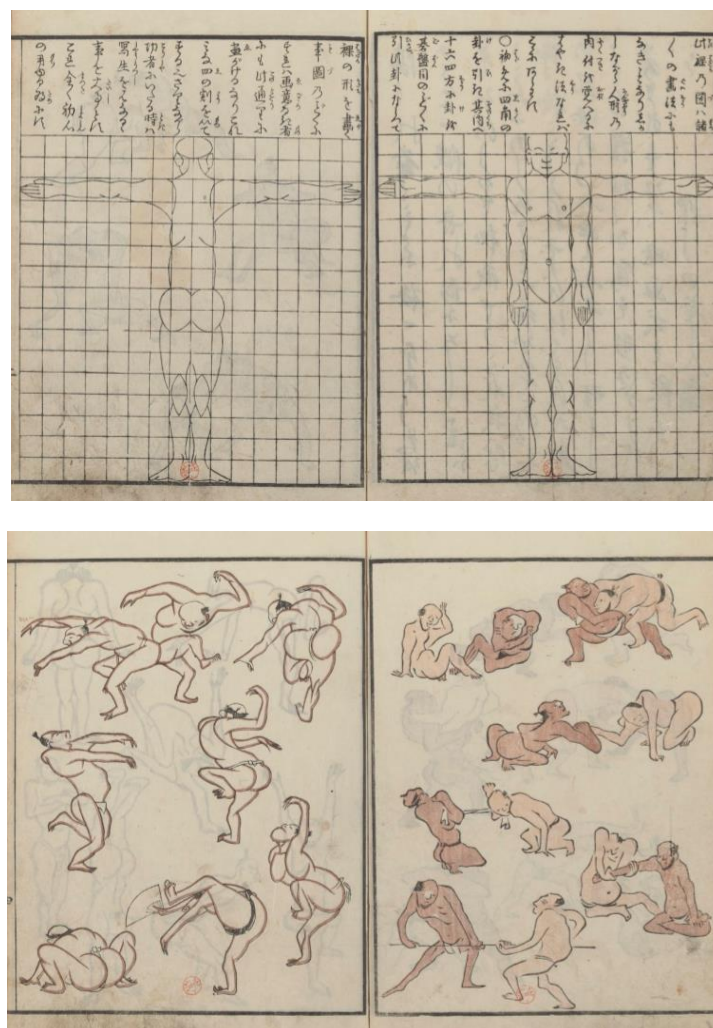
【圖 16】鈴木春信，《青樓美人合》。



【圖 17】北尾政美，《鳥獸略畫式》。



【圖 18】北尾政美，《諸職畫鑑》。



【圖 19】北尾政美，《略畫式》。